

爱和温暖照亮前路
——评《你是爬上我额头的藤蔓》

□尤春华

这个春天是我们心乱、身体却最闲的一段人生。疫情隔离，凡夫俗子的我们，不断刷屏。孔锐朋友圈的那些她的小说连载、散文和她随手即兴的诗歌，穿插于屏幕中我们疲惫的视线，她的作品属于中途调换频道的“治愈系”。

在一个下午，扬州的天空下着春天的冷雨，粉色樱花飘落满城。孔锐送来了她新出的散文集《你是爬上我额头的藤蔓》。让人眼睛一亮！

孔锐给我最大感觉是温暖，文字亦如此。平实，家长里短，从文字里看出，她醉心于自己的医疗专业和日常生活，对身边周围的人怀着好奇并津津有味地进行描述。儿子、丈夫、公婆父母，乡下亲眷、医院护工……她的写作从亲人同事朋友等人物来落笔。48篇隽永的单篇构成五个专辑，写遍了她人生的前半场。

她写奶奶，从标题《最后一个清代人——裹脚奶奶》，我们就看到人物的鲜活特征。写一个女人的关隘、她生养儿子的场景，她这样写道：我在两个人的世界里默默承受着一个人的疼痛……这样的疼痛就像海浪扑岸，上来后又很快退潮而去，接着又来一次扑岸。又像站在路边聆听远处疾驶而来的列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，瞬间又消失在了远方，然后重复下一列火车的到来。

她写那个年头生活的艰辛，刚刚两岁的儿子“原”不得不跟她去医院上夜班：原从两岁就跟着我上夜班，我常常深更半夜被护士喊进手术室，一两个小时后才回来。回来时，会看见他安静地躺着，扑闪着大眼睛，看见我时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妈妈上班！”我开始流泪。

这样简洁如话的文字，在她文章中俯拾皆是。她的文字朴实得如同一个女人坐在你对面聊天。她就这样不急不缓地着笔。写医院护工老周，一个木讷的中老年女性的悲喜；写医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实习护士，那些短暂驻足，不久后又将回归茫茫人海的平凡人，都可能是她关注的对象，成为她笔下的人物。你读了，有生活的落寞、有人性的悲悯。但是不殇，起身，再奔赴各自的前方。

医学生的跨界写作，使她不理會会矫揉造作的时风。看懂她和喜欢读她的人则赞扬，为什么她能把我们“视而不见”的身边人和事，写得这般活灵活现？

对的，孔锐不一样。她的眼睛隐藏在黑边框眼镜后面，她的人隐藏在故事后面。她不追求宏大叙事，她也没有华美的辞藻来对内容喧宾夺主，她只想诚实地讲给你听，她兴致勃勃、津津有味所观察到的人和事，不辞麻烦和琐碎。这其实是一个作家最宝贵的诚恳。

她的文字跟她的生命故事是吻合的。她及腰长发；一双大眼睛眼珠漆黑，深藏于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之后。她的外表是知识女性的洋气长相，而小说散文却也包含乡邻俚俗，并不懂得避开哪怕最隐秘细小的人性狭隘甚至粗俗。这其实是艺术创作最不能缺少的真实。

不避真实的人性，底气是一种不驯和高傲吧。高智，学霸，经历过医学院五年严格的训练。她人生开挂的主战场在口腔治疗领域。你看，她笑时露齿，一口整齐的牙齿像电视上美白牙膏的广告模特——她是所在城市扬州顶级的口腔专家，也是最难约见的医生。在她的专家门诊，只要她人在，永远有里三层、外三层的人密密匝匝包围着她。

她的职业特征还表现在一双手上，长时间的工作戴手套，使她原本修长的双手皮肤起皱、关节也略变形。但我却亲眼看见这双手在病人的口腔，使用血管钳和钢丝矫治牙齿的情形。那样的灵活和飞速，使我想到了“飞针走线”和“心灵手巧”。当她几年前想当业余作家时，这双灵活的手使她成了“键盘侠”。有人看到文学界突然间一个叫“子金”的写手横空出世，不声不响，三年出了三本书。事实上，她在最近五年时间已经写下了两三百万字的小说、散文，贴在她的QQ空间里，那是她最初的阵地。她并不热衷于寻求出版和发表，她让自己远离热闹，置身于孤独的写作状态。

那个下午之后，我的书桌上除了《鼠疫》，又增加了这本《你是爬上我额头的藤蔓》。

295

曹操的部下劝他称帝，他说了一句话：“若天命在吾，吾为周文王矣。”如果是天命所归，我就做周文王吧！意思是自己不称帝，让儿子以后称帝。

满清入关时，多尔袞作为皇叔，以周公辅佐幼主为前例（在中国历史上，假借周公名义者多矣，著名的有霍光、王莽，甚至朱棣），自称摄政王，南征北讨，遂奠定有清三百年天下。

反过来想，如果去除了儒家对周代的神圣化和道德化，周文王何曾不是上古的曹操呢？论立功、立德，周公也未必就比多尔袞更强吧？

296

学问呈现出一种体系化的繁琐，比如康德、黑格尔或韦伯，似乎更符合德国人的严谨精神，但德国也有不按牌理出牌的叔本华、尼采；学问呈现出一种六经注我式的想象，比如列维·施特劳斯特、罗兰·巴特，似乎更符合法国人的浪漫精神，但法国也有无比追求客观的涂尔干，有无比追求实证的伯希和；学问呈现出一种数量化的呆板，比如无数主流经济学家，似乎更符合美国人的实用精神，但美国也有不愿抛弃形而上学，在欧洲人都已抛弃时的罗尔斯、诺齐克。

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。学问终究是个人的事，学问若不能超越其环境，超越其民族



新书快读

活过，爱过，写过：李银河自传
李银河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生于1950年代，经历“文革”、上山下乡、工农兵学员、公派留学……李银河成长中的苦闷彷徨和命运转折，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，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从理想狂热走向独立思考，再到致力于社会进步的缩影。成长、爱情、学术在李银河生命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。在人生的这三个向度上，她“像蜜蜂采蜜一样”，只采摘最精华的部分。

从汉城到燕京：
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1592—1780
吴政纬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
16世纪的东亚，朝鲜身为明朝藩属，每年派遣朝天使（后称“燕行使”）出使中国。这场惊动天下的“壬辰之战”揭开了本书的序幕，带出这群罕为人知的“朝鲜使者”的故事。从元代到清末，从汉城到燕京，从倾慕到鄙夷，无数燕行使穿梭于贡道，越过高山与深河，传递最新的情报和中国观察。中国确曾居于朝鲜人世界观的中心，明亡清盛却成了

性，超越其社会风气，也就不成其为学问了。

297

对于做学问，知识当然越全面越好，但也要明白，全面并不是目的，全面是为了深入，为了有局部的突破。因为做学问不可能事先知道什么地方能深入进去，能有新发现，所以才要扩张知识范围。这就有如捕鱼得漫天撒网一样。胡适有句著名的顺口溜：“为学当如金字塔，要能广大要能高。”也可以理解为：金字塔之广之大，只是为了成就金字塔之高。

将全面当作手段，还是当作目的，是新旧学问家的标志：全面，也就是博，在旧式学问家那里就是目的，而在新式学问家那里只是手段。

清华外文系教授知多少

□钱之俊

1929年9月，钱锺书考进清华大学外文系。大学四年，成绩突出，受到很多老师激赏。当时外文系有哪些教授后来成了钱锺书的老师呢？

清华外文系1926年成立，时称西洋文学系，1928年更名为外国语文系。外文系阵容相对全国其他外文系来说，实力肯定是强的。钱锺书清华同班同学甘毓津回忆：“当时的教授阵容很强，我想，如果学生学得不好，只能怪自己。”（甘毓津《离校五十年》，《清华校友通讯》新83期校庆专辑，1983年4月29日）

钱锺书刚进清华这一学年，文学院院长是杨振声，外文系教师有：王文显（系主任）、翟孟生、吴宓、瑞恰慈（新聘）、温德、吴可读、艾愕、毕莲、常浩德、裴鲁、石泰安（新聘）、陈福田、叶崇智、杨丙辰（兼任）、温源宁（兼任），讲师：钱稻孙。（《国立清华大学校刊》1929年9月16日第86期，公布之“国立清华大学十八年度教授及讲师一览”）其中，叶崇智即叶公超也。叶公超和温源宁当时的关系在北大，在清华是兼职教授，按两校之间形成的惯例，他们俩在北大可能只能拿讲师的工资。

《校刊》公布的是外文系专任教师，像冯友兰、张申府等后来对钱锺书有很大影响的“恩师”，是文学院哲学系的教师，给外文系上的是公共课。清华外文系一年级多是文学院共同的必修科目，到大二时才开始逐渐上专业课。

外文系老师当然不止这些，也不是固定的，以后四年间，也在变化之中。如1932年10月，钱锺书大四这一学年，《校刊》第442期公布了二十一年度清华大学教师一览表，其中文学院院长是冯友兰，外国语文系主任王文显，教授只有毕莲、陈福田、吴宓、温德和钱稻孙。兼任教师未在列。钱锺书在清华期间，外文系主任都是王文显（1932年休假由吴宓代理），一直到1936年，开始由陈福田担任。

这些老师中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担任过钱锺书的老师。钱锺书同班好友许振德回忆中提及的老师，可以确定教过钱锺书，也可以看出教过哪些课程：“大一国文课由杨树达先生教授……间周作文一次，另由教员邹湘乔先生评阅。大一外文系英文课由叶公超先生讲授……北大英语系主任温源宁先生，亦在友好制度下前来清华授课……温师授十九世纪文学及文学批评两科……吴师宓号雨僧……在外文系担任古典文学及浪漫诗人二科，间亦教授翻译。授业恩师中，尚有授西洋通史之孔师繁霭，逻辑学之冯友兰，文字学之毕莲女士 Miss Bille（美籍），西洋文学史之翟孟生 R.D.James-ron，体育主任马师约翰，体育教员涂文先生，篮球教练赵逢珠先生……”（许振德《水木清华四十年》，《清华校友通讯》1973年新44期校庆专刊）

杨树达先生是中文系教授，大一国文自然是公共课。当时中文系教授尚有朱自清（系主任）、陈寅恪、刘文典、俞平伯、闻一多等名学者。钱锺书晚年读过陈寅恪的诗后，后悔没有选陈先生的课。这话当然也不必较真。